

“杏花节”游杏花村



解延忠

3月24日,是第五届汾酒杏花节开幕的日子。我们一行四人去参加“杏花节”开幕活动。

通往游客接待中心的酒都大道两旁,“金锁马踏芳草地,玉楼人醉杏花天”的嫩粉色条幅,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。我们在游客接待中心乘游览车来到汾酒博物馆。

此刻,博物馆前的广场已准备就绪,舞台背景上“感知汾酒 走读汾酒 视听汾酒”12个字格外醒目。上

午10时30分,“汾酒杏花节”开幕了。8位婀娜多姿的杏花仙子翩翩起舞,观众看得如痴如醉。我们放弃了看祭酒神表演,匆匆赶往活动的主战场——汾酒工业园。

园林里杏花怒放,彩旗飘扬。醉八仙广场右侧是杏花扇涂鸦活动。六把杏花扇展示在一旁的方木几上,显示出作者相当的书画功底。醉八仙广场的左侧是汾酒现场酿制表演和文创产品展售。身着古装的师傅用不锈钢

杯从酒甑中接满带有温度的原浆酒,分享给慕名而来的游客。面对如此美酒,我连饮三盅,心头涌起一股暖流。

醉仙楼北广场是手执纸伞的旗袍秀,我们欣赏过中国女性的古典美,再移步南广场,欣赏传统的舞狮表演。在红、黄二狮挺立的瞬间,我按下了快门。在醉仙楼南路旁,我发现了多个惟妙惟肖的铜雕。仔细审视,原来是参与表演的“铜人”。

既然是奔“杏花节”而来,自然不能忽略了主角杏花。我们信步徜徉在如画的杏林里,赏花踏青。拍杏林全景,看花海茫茫,繁花似锦;拍杏花特写,花蕾、花蕊、花瓣,纤毫毕现,美不胜收。最令我开心的是定格了一只蜜蜂采花的瞬间。

“杏花节”游杏花村,耳目一新。若赶在“杏花节”开幕式当天来,你定然会收获别样的好心情。

在石拐村拐弯

从榆次长凝镇驶上省道318线不远,就见前方山坡上一柳独绿,似草木联手派出的斥候,探头探脑侦窥人间春色,嫩嫩的绿叶上沉着浅浅的黄,显得稚嫩,在苍老的黛色山体的映衬下,愈发绿得青春年少。大片身着枯黄伪装的野草潜伏在树脚下,经过漫长的冬眠,正揉着惺忪的睡眼,静待柳绿褪掉鹅黄,发出冲锋的信号,撕掉伪装,跃出战壕,全面登场返绿,彻底将残冬驱逐。

这条出省通道曾经的繁忙不再,偶有车辆驶过,更显得冷清,正可静下心来,顺路尽阅沿线春色。涂河伴我南行,河水浸在杂草丛中,时隐时现。折一苇投入水中,芦苇在水中浮沉,缓缓顺流而下,渐行渐远。

路边层层叠叠的崖畔上,东一株西一株野树零乱地立着,或高或矮、或阔或瘦,树上结出了一团一团浅白色的花,展示着各自的个性,谁也抢不了谁的风头。在灰白色天空的映衬下,陌上花发,愈发显得疏淡,生出离群索居的孤独感。它们在这里开花、落叶,

在这里活着,也在这里死去。不知是谁,用留白的手法,将无人打理的荒山装点出满山灵气。我在这里寻找,却无路可达花底,只能伫立在风中仰视。

路过一段低矮的崖畔,一株杏树孤零零地立在坡上,似在等一位心上人,苦等了一圈又一圈的年轮,已等成一人粗、几人高,树冠四散张开郁郁苍苍,枝头春意正浓。沿着一条小路通到树下,细嗅花香,朵朵白色的花从枝条上长出——道白非真白,言红不若红;请君红白外,别眼看天工。花朵大抵一生只开一色,唯有杏花“姣容三变”,《广群芳谱》描述“花二月开,未开色纯红,开时色白,微带红,至落则纯白矣”。落花无声地飘洒在肩头,耳畔依稀响起“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童声。

驾车走起,在前方山口处,弯出的两弧形支架上端,横亘起一道界牌,上写“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——和顺欢迎您”,恍惚天上人间。这里是榆次区与和顺县的分水岭——八赋岭——山口对开,犹如汉字“八”伏在岭上,

“八伏岭”谐音成“八赋岭”,颇有诗意。涂河在此告别,发源于岭上的清漳西源接力伴我向南。

下坡途中,一处气势宏伟的广场令我动容。广场中心竖一门,门两侧竖框呈“八”字,上镌“19·37”做横门框,门后置一条石台,台前挂有石刻“八路军石拐会议纪念园”,从路上望去,“八”在上,石台整体如一横,横在“八”字中下位置,隔空造型出“八一”字样,两侧石塑如生,后方碑塔巍峨,简洁明了地表达出纪念——正是在1937年,日军攻占太原后大兵压境,朱德、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,相率华夏健儿,迎敌而进,在小小的山村定下了开展敌后山地游击战的抗战大计。历史在石拐村拐弯,抵御外侮的洪流恰如村边的清漳西源,越向前走,水势越浩荡,一溪细流汇聚成一润、一沟、一湖碧水……

哦,左权县石匣水库到了,河水似金,源源不断地流入石匣里,私藏起一处处春色、一段段如烟往事,唯美了天地。

湖 趣

王树贵

在江苏,高邮湖之北,运河西面,有个白马湖,面积108平方公里。名气不大,却让我神往。

与别的地方湖的生野不一样,白马湖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湖。湖里有荷有鱼有水生蔬菜,岸边就是人家,头脑活络的村民还将船只泊在门口做起了餐饮。湖面烟波浩渺,岸边炊烟袅袅,500多户村民,环湖分散居住。听说大多数村民是解放初从山东枣庄迁徙而来的移民及其后代,白马湖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。

午饭我们来到船上,领略真正的渔家之乐。船水泥制,顶棚木制,包间5个,间间有客,船头有盆,栽葱蒜,蹲下来,撩些水洗洗手,顺便浇浇葱蒜,碧绿可人。船舱是厨房操作间,有几个大嫂模样的在外面择菜。二丫头问船夫正洗着的青色的长棍是何物,船老大朗声笑:“那是鸡头米(芡实)梗子,马上就能吃到。”鸡头米吃过,梗子没有。中午的饭桌上,鱼主打:泥鳅、丁鱼……还有鸡头米梗子,船老大说当年没人吃这东西,现在稀罕得很,一斤要四五元钱。我们一行都是第一次吃这种东西,觉得不可思议,竟记住了。两个疯丫头竟然闹着要喝酒,船老大怕她们醉,不肯给一瓶,只给她们一人倒了一小杯,酒瓶上有“老村长”三字。这种酒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

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之外,到底有多少是我们未知的呢?比如白马湖的彼此,比如可以吃的鸡头米梗子,还有叫“老村长”的酒……我们闷头过日子,视野越来越小,心胸越来越窄,一不小心为身边的细枝末节纠结不休。有机会看看别人的生活,才晓得这世界广阔得很,让自然带给我们多一些内心的从容安静。

清明记游“上河园”

施崇伟

清明时节,想起那幅锦图《清明上河图》,忆及那次行旅,开封的清明上河园,带我穿越到了宋朝。一介书生张择端,用一幅画尽展一个鼎盛的时代。聪明的现代人,把张生的图画建成园林,一幅生动立体的画卷,让人们可以回到千年前的楼台街衢,过一段风雅别致的宋人生活。

“张择端”在大门相迎,他手捧着画卷,凝视着远方,仿佛是在迎接远客,更像是在沉思未来。

“一朝步入画卷,一日梦回千年”。依然是北宋时一样珍稀的雨过天晴,柳永一曲吟唱,“金柳摇风树树,系彩舫龙舟遥岸。千步虹桥,参差雁齿,直趋水殿。”拉我入心仪的八朝之都。

依着汴河的宋都广场,环绕的石柱,精致的雕刻;虹桥广场,生动的塑像再现了都城的情趣,飘扬的旗帜呼应着今日的热闹。更加旺盛着人间烟火的是民俗街上的热烈:勾栏瓦肆、醉杏楼、驿栈,擂台、磨房、鸳鸯坛……尽显大宋都市里商贾云集、车来人往、市

场活跃、歌舞升平。幢幢仿古建筑,宣德殿、宣和殿、拂云阁、茗春坊、揽秀轩、九龙桥,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北宋皇城,瑰伟气魄,壮丽壮观,是曾经“琪树明霞五凤楼,夷门自古帝王州”的气派;信步皇家园林的亭台楼榭,水光潋滟,旌旗招展。这里,曾以百万人口的都市称雄世界;漫步在汴河岸边,看座座古桥横跨于清澈的涓涓江流,汴河之上,碧波荡漾,游船点点,桅杆高耸,春风阵阵……

游客可以换上一身宽袍长裙,做一回闲适的宋时百姓。且看,茶楼酒肆、舟车牲畜、塔厅廊庙、卦命杂耍应有尽有,贩夫走卒、公差衙役各色人等络绎不绝、皆尽其妙,好一幅灵动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啊。汴绣、木板年画、官瓷、茶道、纺织、印刷、面人、糖人等手工艺术的现场表演制作让人留连,各种曲艺、杂耍、神课、博彩、驯鸟、斗鸡、耍猴等民俗风情表演接连不断;捏面人、吹糖人、画糖画、相面、拉大片等令人目不暇接;投镖、射箭、打弹弓、爬绳、钻圈、荡秋千、溜滑梯等旧时的

游戏激起孩子们无限乐趣……前面走来一个黑脸人,那不正是铁面无私的包公吗?“岳飞枪挑小梁王”的表演已被围得水泄不通;这边是嫔妃们欢快地踢着马球,那边传来了水上大战的隆隆炮声;街衢里吐火的汉子赢来阵阵喝彩,小巷中斗鸡的尖叫此起彼伏。

大型水上实景演出《东京梦华》要在晚上才出场。它以唤起一个民族对兴衰的思考和渴望崛起的激情而让人震撼。我们因为在下午和这个“朝代”告别,没有看到,却并不遗憾。人生总会有错过,才会有意想不到的相遇。把握好当下,才弥足珍贵。而今的中华盛世,更让我们自豪。

历史是一面镜子,清明上河园是一本装裱的史册,它映照出了一个朝代的社会民俗生活长卷。一千多年前,张择端把它从现实搬进了画卷,一千多年后,开封人又把它从画卷搬进了现实。我想,这样做的更大意义,表达出了世人的期待、国家的愿景。